劒笑

劍筴第十五

愜度篇 凡三十九條 凡三十五事

劍憚

讓劍表

劍頸色不變

却劍

劍升殿

懸劍 凡二條

封劍往蔡州

鄴劍

劍筴第十五卷

明蘇胥錢希言譔輯　豫章鄧　漢訂　黃陂張大猷授鍥

恢度篇

德大則無所不容故曰恢度

筴曰荀子有言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夫民有血氣則有爭心讓之與爭相去千里唐許以天下讓而擔夫爭一錢之微豈非有餘不足之謂歟古昔聖賢所以守道不變恭謙

自衛臨患難而罔思苟避履危機而舐以歸全雖白刃當前曾無撓色匪大勇之若怯也抑虛懷之足受乎故君子服劒將以擁衛安身而實有弦韋之義焉採聖哲撰賢豪要若孔子之於匡人句踐並未始有其讓焉者也卜商而下數公者之度恢乎美矣雖仲尼之門不能過也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筴恢度

劒和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鍾鼓孔子曰由來今女欲聞

名爲戮我於天下爲女悲歌而感之女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厄解而去琴操

孔子之宋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衛邑宋當作衛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史記孔子過匡顏淵爲御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虎嘗暴匡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因拘焉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

同惡音烏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世俗之惡好勇鬬狠之事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爲咎謂獲戾害也則非丘之罪也說苑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而解甲而罷說苑同莊子曰孔子遊于匡宋

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命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去衛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也

孔子家語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陽一作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爲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

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illegible]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于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趙曄越絕書

盜跖按劍對孔子

孔子往見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

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百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悳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

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辟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

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
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
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
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路消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悳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

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所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陟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

于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

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
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
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
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
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
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
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

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無往見盜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爲無病而自灸也莊子雜篇

援劒屬屈盧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劒屬之于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

與我必殺子屈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盧可乎吾聞知命之士利不動死不恐人臣時生則生時死則死其可刼乎白公勝乃內其劒 劉向新序

劒鷂

信陵君方食一鳩飛入案下見屋有鷂也鷂去乃縱鳩鷂逐而殺之信陵君暮不食曰鳩避患投我竟爲鷂所殺我資之令左

右捕鵠百餘頭以進信陵君欲盡殺之不忍乃按劍籠上曰誰食鳩者一鵠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者由是義聲播著烈士傳

解劍爲弟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

攸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揥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

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劒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墨子

劍鬬

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援劒戟

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 荀子

帶劍出胯下

韓信釣于城下諸母漂 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我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如言公子也○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云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

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作胯下）于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戲一作麾）無所知名（史記漢書同）

唐李白詩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

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與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

陳兵覩劒

建武三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于湖（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于崤底（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

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鄰逸云水經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峙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皐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蚩痴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恩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

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鋏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錚錚金也鋏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佼佼好貌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爲勝也〔後漢書〕

劒共車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

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僥
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
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
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
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區區
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乃敕屬縣
盛供具儲酒醪說文醪兼汁滓酒也執金吾軍入界
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于道

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漢書）

守劒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

辠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旣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恠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後漢書

王烈字彦方平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内道成德立還歸舊廬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刑戮是甘乞毋使王彦方知

之耳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
問此人既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
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
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
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
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閒年之中
行路老父擔重以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
家人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

行失劍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恐後人得之劍王于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擥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彥方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

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魏志〕

解劒去仇

後漢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劒長跽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絶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

欬已往猶謂更生忿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其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後漢書

手劒責張讓

盧植剛毅有大節常立澄清當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爲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入拜侍中尚書張角起兵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

刼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

自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魏畧〕

按劍叱督軍

高堂隆字升平太山平陽人曾高堂生後

也少爲諸生太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

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

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

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椽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魏志）

劒驕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

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共召優
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
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
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
宜為瘦真愈恚持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
斬尔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
上肉吳質吞尔不搖喉咀尔不搖牙何敢
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飲

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坐遂便罷也吳質別傳

劍激

太元中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苻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時

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劒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我也三秦記

劒濟

石勒后劉侍中劉閏中妹復一作别部胡人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恩寵張裨反于襄城后拔劒斬之勒賴后得濟后性敏慧多幹略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

漢之風 後趙錄

留劒

宋文帝既即位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
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
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
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
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

脱矣未幾謝晦進號衛將軍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鎭慮彥之不過巳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宋書

答劍

宋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

異之謂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

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
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
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碻
磝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
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爽叛帝因宴問
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
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拜吏部尚
書南史

製勅

北魏叔孫建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為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在外紹逼俊以為已援俊外雖從紹内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悦以為爪牙太宗即位命

俊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殺之太宗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魏書〕

席下劒

司馬楚之字惠秀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

世孫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眾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為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為先楚之歎曰

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

魏書

卄魏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

賴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北史

引劒事

魏世宗夜崩崔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于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逕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

善莊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魏書

劒悍

齊謝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性甚斂贍賞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

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憖無言明帝廢鬱林領其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

以爲巳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蕭共載欲相撫悅蕭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斑劒蕭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

南史

讓劒表

許孝通字士遷博學有儁才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

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丞及對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感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劒履上殿表猶使爲文（北史）

却劒

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疾發周玉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劒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辭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埜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艸低見牛羊

玉僧虔

樂伎錄

劒升殿

侯景攻東府城城陷景使盧暉畧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景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尅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

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景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于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造諸攻具百道攻城邵陵王綸湘東王繹等赴援景立柵相拒食稍

盡人相食者十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剽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無有鬭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是時城中圍逼既久餒味頓絶簡文上厨惟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襍以人肉食者必病時景軍亦飢

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景乃與王偉計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

乃聽焉景遂運東城米於石頭倉乃足時
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桂
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
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
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
兵背叛圍守宮闕已踰十旬逼辱妃主陵
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
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景百道攻城晝夜

不息丁卯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景乃先使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辠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搨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

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巳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屬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南史

侯景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

月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

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南史

懟紉

裴耀卿攺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綴珮博士導郎官唱接禮畢就耀卿廳事乃常服以賓者主事導

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翟卿曰北若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沓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慚

封劒徃蔡州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破懸弧城禽吳元濟裴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揔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櫜鞬以軍禮

迎度拜之路左度旣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禽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

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摠為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璣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廻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因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舊唐書

賸馥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亮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碍於憲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鼂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從既啓扉而花鵲連吠𠶌公衣却行

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劒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歘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鬟衣短後衣色貌黝黑頓首再拜唯曰死辠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德復爲

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舍龜壽舉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女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衰单急民履而抱襁嬰請于閽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鐸甍龜壽盡室亡去 三水小牘

罷劒備

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爲太子少保貶李迺虔州司馬萬榮甍鄧惟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既受詔與即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

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始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侠劍

鄭仁誨初仕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

嘗乘醉抽劍將事及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

拔劍結衣襟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王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拔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

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脇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北夢瑣言

劒逐重臣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

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狥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逭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受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潏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隳脅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

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非門出乎具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尔等可言之濤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堦而上謂濤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召濤之僕吏控馬及堦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濤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它日為部將

常行儒殺之時號鋏條以其剛也北夢瑣言

劒計事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為群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有功王遇之甚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即仗一劍奔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南唐書